

主 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总第十八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茶座

总第十八辑 2009 第四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王自治 方 军：我亲历的卢沟桥事变

庞 朴：火红的岁月

——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

胡 戟：汪钱之死

刘明钢：破解“开国”时间之谜

睦达明：帝王的才学

许 述 孙文广：1896：李鸿章出洋

陈梧桐：“猪见糠，喜洋洋”（下）

张伟然：湖南人转背知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中国历史学百年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VIII | 历史学家茶座18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8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09-05063-0

I.历... II.王... III.①世界史—研究—丛刊②中国—历

史—研究—丛刊 IV.K107-55 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642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千古未有之变局 王学典

——“新中国六十年”感言

面对“六十年的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恐怕没有人不会击节赞叹。但笔者感到，不要让这种“辉煌成就”遮蔽了此间前后三十年存在的那条鸿沟。从“士农社会”走向“工商社会”，是近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岂止是变化，毋宁是变局！岂止是近三十年，毋宁是近三千年！

近三千年来，特别是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士农社会之中，“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盐铁官营”，是历久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华民族辉煌的经商才赋就这样在两千多年间付诸东流。这种“轻商”、“抑末”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登峰造极，发展成“灭商”、“毁末”：一切官营官办，连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也要由官商经营，个体的小商小贩一律变成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调剂余缺的跨地区长途贩运，则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之所以如此的观念前提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如小农经济好，工商社会不如农业社会好，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好，……。看得出来，“文革”据以发动和延续的观念是一种与世界潮流人类大势工商文明对着干的反动观念！

把三十多年前的“文革”视为农业文明对工商文明的抗拒和拒绝，能让我们更加充分地估计出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意义。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按照工商文明的要求和面貌来改造中国，把中国从离群索居的农业文明老路上扳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大道上来。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不但诀别了农业文明，而且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商强国。虽然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尚待时日，虽然“恶性现代化”也已经造成若干后果，但无法否认，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是“千古未有之一大变局”！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由秦始皇为标志作开端的话，那么，这个农业社会真正结束于邓小平之手。邓小平必将作为一手结束传统农业社会、一手拉开中国工商社会帷幕的双料巨人而巍然屹立于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之中。

从“文革”到“改革”，其间的变化不亚于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千古未有之变局——“新中国六十年”感言

历史现场

- 007 王自治 方 军 我亲历的卢沟桥事变
014 庞 朴 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
020 徐秀丽 万水千山走过——读赵宝煦教授《南行记》

旧案重审

- 033 刘明钢 破解“开国”时间之谜
040 宋衍申 宋朝的社会风气是怎样变坏的？
044 陈梧桐 “猪见糠，喜洋洋”（下）
050 董楚平 “丧家狗”学案

学坛述往

- 055 胡 戟 汪篋之死
063 徐 畅 华岗的性格与命运
068 黄朴民 忆业师王仲荦先生
074 詹 坚 我的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

史论沙龙

- 077 王曾瑜 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
085 周书灿 学者应如何面对学术批评

人物春秋

- 091 睦达明 帝王的才学
100 范学辉 周世宗的三十年“太平”计划
107 蒋建平 “潘仁美”其人
115 许述 孙文广 1896:李鸿章出洋

九州风土

- 125 张伟然 湖南人转背知

重读民国史

- 131 申晓云 蒋介石与他的幕僚制度
138 郑会欣 《金山时报》倒孔,孔氏心腹灭火
142 蒋宝麟 任职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

掌故钩沉

- 148 王稼句 春凳小考
155 李文君 皇帝的小名(下)



我亲历的卢沟桥事变

口述 王自治 整理 方军*

采访手记：人类社会伴随着战争走到今天，但恐怕没有哪一次能像卢沟桥事变那样，如此长久而深刻地震撼着无数中国人的心灵。2007年7月7日，笔者在卢沟桥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29军老兵的最后一次集结。当时，笔者还公布了所能搜集到的差不多全国范围内的29军老兵资料。事后，笔者又写出报告文学《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的最后一次集结》。在这篇报告中，能调查到的29军老兵的姓名、年龄、军衔、历史、现住址、现在的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基本心境等，全部记录在案了。笔者认为，王自治老人，应该是29军直接在卢沟桥事变中参战的最后一名老兵了。以后，即便是在神仙面前，这部浩瀚的抗战历史巨著，它最后活生生的一页，也永远合上了。

我出生于1921年7月，今年整整90岁（陕西关中平原的人们都说虚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当时，关中平原风传东北军不战而退、荒落而逃的故事。这让关中地区的汉子们很是郁闷。1936年，我受到一位亲戚的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29军。12月12日，我刚刚参军一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逼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决心。

我们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事训练团的，之后我当了一名学员

* 方军，知名抗战口述史记者。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与侵华日军对峙的29军士兵。

兵。之后我一直追随何基沣将军(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等职)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先后参加了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沧州战役、大名府战役、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枣宜会战等,直至参加了淮海战役的贾汪起义。

血战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苑兵营第14营房。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此一战,我们学兵军事训练团阵亡了约800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来。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退,途径泊头镇。在那里,我已经是高射机枪排的排

长。我在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就是高射机枪。在泊头镇,我们使用的是立柱钢管高射机枪枪架,这样可以任意角度对空射击。使用的重机关枪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购进的马克沁重机枪。

当时,每挺机枪普遍需要四人来完成操纵与射击。一人瞄准,一人供弹,一人进行观察瞭望,一人协调指挥。但这种配置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时候,三个人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完成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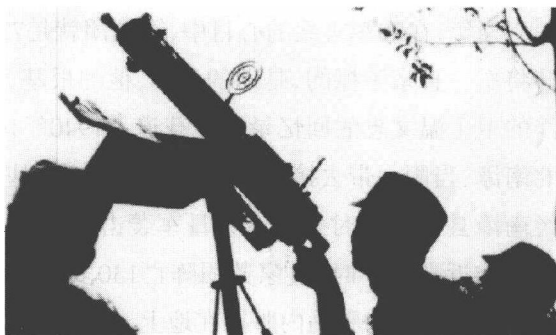
我指挥我的排用三架重机枪对空射击。当时,日军的飞机飞得非常低,投弹时必须俯冲,大约距离地面300米,连日本飞行员的鼻子、眼睛我们都看得见。当几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而来的时候,我指挥三架重机枪同时对空扫射。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架!击落的飞机摔在地上引发爆炸,碎片溅落几里地!碎片中有飞机机身、携带的弹药、飞机燃油以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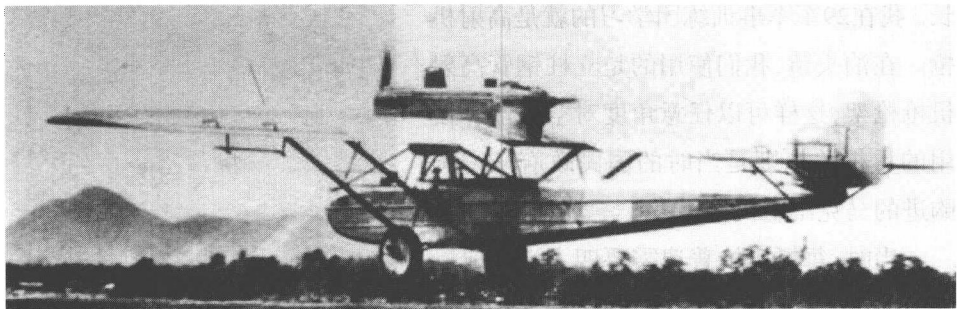
由于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我得了奖章,还有纪念卢沟桥事变29军抵抗的奖章、证书,我都让勤务兵背着。谁知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连勤务兵都丢失了!



29军最后一名亲历卢沟桥事变的
王自治上尉军官

抗日时期,中国军队用重机枪组织防空,王自治等当年打日军轰炸机,可能就是这样的。





侵华日军在飞行中的八七式轰炸机。(据军事史专家萨苏先生的考证,王自治指挥下击落的很有可能是番匠军曹驾驶的八七式轰炸机。这种轰炸机是日本仿照德国Do.N式水上飞机改造设计的轰炸机,仍然保留了水上飞机的机身形状。这也是日本第一种全金属大型轰炸机,由于缺乏设计经验,这种飞机马力不足、行动迟缓,日军给它起了个绰号叫“乌龟”。这可能也是用重机枪就将其击落的原因吧。由于番匠机是所能查到日军在沧州战役中损失的唯一重型轰炸机,因此,被王自治等击落的敌机,很可能就是它。)

转战各地

此后,我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大名府、台儿庄、随枣、枣宜等战役。由于战争,我们学员兵都是边打仗边学习的。1939年正月,部队转战到湖北当阳一带的时候,干训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同时毕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了战区各部队任连长、排长。我毕业后成为179师537团一营的重机枪连连长。537团团长是过家芳,一营营长是刘庭勋。过家芳一直是77军军训团团长,后来77军和59军合编为第33集团军。撤销77军军训团时,把军训团编为537团。(77军军训团,过去由29军直接管辖,29军改为集团军后,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番号改为77军。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撤出时的学生,学员毕业后,充任连排军官。)

当年,在29军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军的黄埔军校。军训团也是何基沣将军一直亲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沣将军传》和何基沣的卫士温文忠的回忆录里记载道:“1940年10月,何基沣率部队奉命开拔到湖北南漳、当阳一带去接替汤恩伯的防地。何基沣命令过家芳537团主动出击,途经南漳县消家堰时忽然遭到日军袭击,9架轰炸机轮番向只有弹丸之地的消家堰轰炸近一个小时,过家芳团阵亡130多人,被炸烂的四肢,血肉模糊地挂在墙上、树上,炸死的骡马内脏摊在地上。”

我的左眼瞎了,还有手指、脚面上的伤疤,就是这仗留下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部队由于被改编为何基沔领导的77军,始终没有和新四军发生任何冲突,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何基沔还多次拨出子弹、步枪送给在竹沟的新四军。我们出没于桐柏大洪山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生死岔路一瞬间

白天,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对于日军来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差多了,我们虽有马克沁重机枪,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

因此,我们537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树上睡觉。夜晚来临,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

一次我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脊时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呀。我说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

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

贾汪起义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8日,我随何基沔和张克侠将军、共产党的特殊党员在贾汪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淮海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何基沔与张克侠领导的前线起义成功后,1948年11月9日清晨,当毛主席接到起义电报时,对周恩来说:“何基沔、张克侠率部起义,淮海战役多了一分胜利的把握!”

起义以后,我的部队被共产党派来的领导整编,我被降级使用,从副团长降到连长。解放军没有军衔,只有现职。

之后,我随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的战役。



1941年,77军上尉重机枪连连长王自治刚刚结婚时。

老伴儿

我的老伴儿也在77军,过家芳所开的介绍信上有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名字。我老伴儿比我小五岁,是77军战地医院的护士。1941年,20岁的我被提升为连长,上尉军衔。我们就是那时候结的婚。当时,77军有规定:野战医院护士在战斗稀疏期间,一定要上前线救护伤员。甚至,不管死活都要从战场上拖回来!同侵华日军血战,我们的伤兵、亡兵,都是我们77军的光荣。77军,就是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

77军野战医院尽是77军的家属,无论官职大小,一打起仗来,一律换上军服救护伤员。由于同吃、同睡、同呼吸,所以也同命运。多年同我们77军作战的日军都怕我们,甚至连我们77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怕。卢沟桥事变之后,——你奶奶的!——啐!不是你日本兵死,就是我们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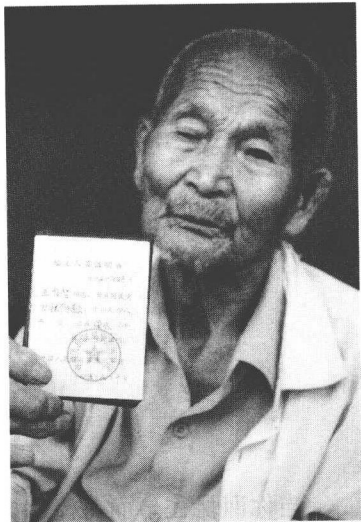
退伍

1950年6月,我父亲找到我所在的部队,说我母亲死后三年都没有下葬。我请假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葬母。我母亲去世后,家里人为了等我回来,一直把尸体停放三年未入土,此时只好三周年和入土一起过。为了使母亲尸体不腐烂,我哥哥常常用油漆刷棺材的表面,使之和外面保持隔绝。当时全国已经解放。我有部队的介绍信,所以,随之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危及我的生命。我去找过部队,可部队已经转移了。

当时,我的老团长,也就是在29军军事训练团时的团长是过家芳。是他给我开的介绍信。

过家芳是安徽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他长期在西北

军任职,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217团3营营长,参加长城抗战,抗战爆发后任第29军军事训练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0年任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参加枣宜会战,1943年9月兼任第77军179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77军132师少将师长,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中于徐州北运河率部起义。后来任解放军第77军副军长兼132师师长,第34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



我如果一直在部队,也能当上大干部啦!可我不但没当了大干部,“文革”时期,还天天挂大牌子挨批斗。

王自治老人展示起义证明书

1986年,兰州军区给我发放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我才稍稍心安了一些。

采访手记:90岁的29军上尉军官王自治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个老兵。他丝毫没有荣誉感,他和其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一样,每月领取210元。王自治的老伴是原中国政府军77军的野战医院护士,经她抢救的同侵华日军作战致伤的伤员不计其数。1948年,77军贾汪起义之后,她随丈夫王自治回家务农至今,每月甚至连一分钱的补助也没有。

火红的岁月 庞朴*

——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

当你回忆往事而有流水之感,说“似水年华”、“逝者如斯”的时候,虽然也可产生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劲头,但总难免有些伤感的味儿。如果某一段岁月给你留下的是火的感觉,一想起它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么,这样的日子,必定曾经推动过你前进,而且永远是你力量的源泉,取之不竭。

1949年我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部第一班的四五个月的学习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火红的。

生活

社一部一班成立于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大部分同学是徐州地区的。从江南成批跑过来的青年,后来编成二班和三班;我们两小伙一二月份抵达的同学,加在一班里,自成小组。

一班起先叫临时班,设在济南商埠经二路纬九路的绣江中学。这个中学只有一幢小楼,连地下室算在一起,共三层外带一层阁楼,十几间屋;楼后一个200米圆周的操场;操场后有几间平房,是伙房和厕所;大门口有一间小传达室,铁栅大门。

四五十个男女同学,分别住在小楼的各层楼板上。没有教室和桌椅,栉比鳞

* 庞朴,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

次的铺位,就是讨论天下大事、人生哲理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场。操场的用途最大,早晨大家围着它跑步,三顿饭时成了食堂;晚上,班主任照例集合讲话,操场便是课堂。

一日三餐,小米饭或窝窝头,每组七八个人一瓦盆蔬菜,总是吃个精光。星期日改善伙食,吃肉,吃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馒头,可惜这一天只开两顿饭,晚饭后的漫长时间,多半由生活检讨会来填充。

3月2日,临时班搬到经九路纬一路的成城中学旧址,改称新部一班。因为江南涌来大批青年,另成一个二班了。成城中学是日本式的二层楼房,四幢楼房一字排开,此外还有一座可当教室或会堂用的建筑物。搬进这里,比先前阔气多了。尽管晚上还是要睡楼板,但每组总算领到两张桌子、两条长椅,加上窗台可供踞坐,开起小组会来,俨然可以坐而论道了。

成城中学在现在山东省委所在地的附近,当时远离市区,幽静得很,是谈心交流思想的好地方。课前饭后,常见三三两两,在学校前面的圩顶上、学校后面的田埂旁,或激昂慷慨,或低声回肠,探讨着进步方向。

一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有不同,服饰也互异其趣。穿长衫的和短衫的农村青年,着西服和学生服的城市学生,点缀上两三位老解放区来的戴土布军帽的同志,情调不一,矛盾时起,谁看着谁也不顺眼。可是,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这些不同,正好比形状不同的矿石,不消几个时辰,便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成城中学住了不到一个月,3月30日,又搬家,搬到齐鲁大学。这时又增加一个新生班,第三班,连同我们和二班一起,合称社会科学院一部。齐鲁大学自己当时没有学生在济南,留下一大片空房子。不过我们住的还是很挤,原先齐鲁大学学生一人住一间的宿舍,我们四个人住;原先他们的铁床和桌椅,都转入储藏室了,我们依旧打地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我们这些未能赶上战火考验的年轻人来说,那时睡睡地铺,实在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正处在人生观的形成或转变关口。事实证明,除去一两个招架不住而开了小差的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从艰苦中发现了乐趣,我们的床铺,不久便整齐得可以和解放军媲美了。